

寫在《對望的恆星》前面

楊 楓 姚 雪

宇宙中，恆星的光芒需要穿越漫長時空才能抵達彼此。這孤獨而浪漫的守望，恰如科幻作家們的創作歷程——來自不同國度、代表不同文化的他們，在各自的精神軌道上運行，卻因對未來的共同想像而遙相呼應。2023 年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的舉辦，為這樣的呼應創造了可能。《對望的恆星》這部選集，正是將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科幻作家——羅伯特·J. 索耶、劉慈欣和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——的思想軌跡匯聚一處，讓他們的文字在時空中相遇、碰撞，展開一場跨越東西方的對話。

時間回溯到 2021 年 12 月 18 日。成都某寫字樓 21 層的會議室裏，一群中國科幻愛好者正屏息凝神地注視着大屏幕上的直播畫面。與此同時，地球的另一端，氣氛同樣緊張。在華盛頓世界科幻大會的報告廳裏，工作人員正一絲不苟地進行驗票工作。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等待，歷史性的時刻終於到來——2023 年第 81 屆世界科幻大會（Worldcon）的主辦權授予成都！消息傳回國內，21 樓的會議室裏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與掌聲。

這一刻，對於中國科幻迷而言意義非凡——將 Worldcon 帶到中國，就意味着能親眼見到久仰的世界級科幻大咖，深入感受科幻迷文化的獨特魅力，參與激發思想碰撞的精彩論壇，親身體驗全球科幻的火花碰撞。

然而，喜悅之餘，一個緊迫的任務立刻擺在了組委會面前：必須在三天內確定大會的主賓人選。按照慣例，世界科幻大會的主賓往往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幻創作者，他們不僅代表着當今世界科幻文學創作的頂級水平，更是連接不同審美趣味的橋樑。成都申幻委員會迅速達成共識：邀請全球範圍內對華友好且作品風格鮮明的科幻領軍人物。令人驚喜的是，僅用兩天時間，組委會便成功確認了三位重量級主賓——加拿大科幻教長羅伯特·J. 索耶、俄羅斯科幻巨匠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，以及中國科幻的旗幟劉慈欣。這一陣容堪稱「科幻界的全明星」，三位作家代表了全球科幻的巔峰水準。

作為與三位作家長期合作的出版機構，八光分在確認名單後的第一時間向他們發去了祝賀。與此同時，一個有趣的想法在我們心中悄然萌生：如果能讓這三位「恆星級」作家各自挑選其代表作，集結成冊，不僅能為大會留下珍貴的紀念，更能讓讀者直觀感受東西方科幻美學的碰撞與交融。這一想法最終催生了《對望的恆星》這部選集。

在海外，科幻（science fiction）與奇幻（fantasy）常被統稱為「泛幻想文學」，而中國科幻既尊重科學內核，也包容多元表達。因此，組委會在選擇國際主賓時，既關注作家作品的經典性，也兼顧其風格的多樣性。

羅伯特·J. 索耶無疑是西方科幻的代表。這位「加拿大科幻教長」自 20 世紀 80 年代起便活躍於科幻文壇，憑藉《金羊毛》《計算中的上帝》等作品斬獲雨果獎、星雲獎等 30 餘項國際大獎。他的小說以技術

設定嚴謹著稱，同時充滿對哲學與文明的思辨。更難得的是，索耶與中國科幻淵源深厚——2007年，他作為主賓出席成都國際科幻奇幻大會，此後多次訪華，其作品《恐龍文明三部曲》等早已成為中國讀者心中的經典。
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的名字或許因奇幻經典《守夜人》系列而被中國讀者所熟知，但他同樣是俄羅斯科幻的領軍者。他的《星星是冰冷的玩具》探討弱小文明在星際霸權中的生存困境；《深潛遊戲》則犀利刻畫互聯網時代的技術倫理。盧基揚年科的作品兼具斯拉夫文學的厚重與西方科幻的敘事張力，曾獲歐洲科幻大會「最佳作家」稱號。

至於劉慈欣，無需贅言——《三體》在全球範圍取得巨大影響力已將他推向世界科幻的中央舞台。但這部選集中，我們更希望展現他中短篇小說的魅力：從《中國太陽》的草根航天夢，到《山》中文明層級的隱喻，大劉的筆觸始終在宏大設定與人性微光之間尋找平衡。

《對望的恆星》最終收錄18篇中短篇小說，其中，既有《蛻去的外殼》（索耶）、《中國太陽》（劉慈欣）等經典，也有《手牌》（索耶）、《駛向溫暖之地》（盧基揚年科）等首次引進中國的獲獎佳作。特別要感謝三位作家的是，在知曉我們有這個選題計劃後，都在最短時間內提供了最能體現其創作哲學且能與另兩位大家隔空「對話」的作品。

例如，開篇三部曲《潛入群星》（盧基揚年科）、《星星閃，星星亮》（索耶）與《夢之海》（劉慈欣），分別從文明守護者、星際移民和生態災難的角度，探討人類未來的可能性；而《買隻貓吧》（盧基揚年科）、《像過去一樣》（索耶）和《吞食者》（劉慈欣）則通過動物隱喻，反思技術與人性的關係。這種編排並非偶然，而是試圖讓讀者在對比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科幻表達——索耶的樂觀主義、盧基揚年科的冷峻浪漫、劉慈欣的恢弘悲憫，如同三顆恆星，彼此照耀。

在編選這部作品集的過程中，編者越來越意識到：科幻的魅力遠不止於對科技的暢想，更是跨越文化、語言和思維方式的橋樑。當三位作家的文字在同一片星空下相遇，讀者將看到，人類對宇宙的思考可以如此不同，卻又如此相通。

目錄

潛入群星	<i>Dive to the Stars</i>	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/ 邱天池 譯		7
星星閃，星星亮	<i>Star Light, Star Bright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熊月劍 譯		17
夢之海	<i>Sea of Dreams</i>	
劉慈欣 著		33
像過去一樣	<i>Just Like Old Times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謝宏超 譯		67
吞食者	<i>Devourer</i>	
劉慈欣 著		83
買隻貓吧	<i>Buy a Cat</i>	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/ 敬如歌 譯		118
駛向溫暖之地	<i>Train to the Warm Lands</i>	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/ 肖楚舟 譯		140
手牌	<i>The Hand You're Dealt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謝宏超 譯		155
山	<i>Mountain</i>	
劉慈欣 著		175

如果您現在就下單……	<i>If You Contact Us Right Now...</i>	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/ 敬如歌 譯		211
視而不見	<i>You See But You Do Not Observe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謝宏超 譯		221
我的爸爸是抗生素	<i>My Father is an Antibiotic</i>	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/ 邱天池 譯		240
贍養上帝	<i>Taking Care of God</i>	
劉慈欣 著		263
鷹艙已著陸	<i>The Eagle Has Landed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陳陽 譯		298
蛻去的外殼	<i>Shed Skin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謝宏超 譯		306
殘廢	<i>Cripples</i>	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/ 宋紅 譯		329
巨人的肩膀	<i>The Shoulders of Giants</i>	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/ 華龍 譯		405
中國太陽	<i>Sun of China</i>	
劉慈欣 著		426

潛入群星

謝爾蓋·盧基揚年科 著 邱天池 譯

老人和孩子坐在海岸上。老人挑揀着貝殼裏的串珠。男孩假裝在思索甚麼。事實上，他只是望着地平線。

曾有人告訴男孩，當白天變成黑夜時，就能看見天空中的星星。這當然是句謊話。可每到傍晚，男孩總是會來海邊眺望地平線。

夜晚降臨人間。天色暗了下來，空氣涼爽宜人。星星沒有出現，只有浮游生物在漆黑的海水中閃爍着火花。老人晃了晃身子——

「時候差不多了。說吧。」

男孩歎了口氣，目光從地平線轉向老人。地平線是何物？老人又是甚麼？對一個男孩來說，他們都古老且深奧。

「三槳阿胡窮其一生都在尋找奇異之物。」男孩開口了。

「為甚麼要叫他三槳？」老人問。

「因為在船上，阿胡一個人就能頂三個槳手。」男孩有些驚訝，如此淺顯的問題讓他有些不快。

「繼續說。」老人道。

「阿胡完成了許多驚人的壯舉。那時他還只有十歲……」

我暫時把注意力從他們身上挪開了。我喜歡觀察老人，但他的壽命所剩無多。我也喜歡觀察這個男孩，可不知道他陽壽幾何。

這世間的一切都由我掌控，可命運除外。

我決定去看看星星，做這件事幾乎和觀察人類一樣有趣。因為星星衰亡的頻率要低一些。我不曾目睹星星的誕生，也不會見證它們的消亡。再沒甚麼事物的區別要比人類和星星之間的還大了。

可二者觀賞起來同樣有趣。

我想，這個男孩出生得太早了，他永遠都看不到星星。

當我重新注視老人和孩子時，故事已經接近尾聲。

「造好這艘奇跡之船後，阿胡與他的妻子們道別，駛向世界的盡頭。」男孩訴說着，「腳下的船隻在風暴中翻滾，但阿胡一往無前。海浪捲走了水袋，他就喝海水；食物耗盡了，他就抓海龜，吃牠的肉。」

「這不違反法則嗎？」老人輕聲問。

「法則規定禁止食用海龜。」男孩答道，「但法則還規定，能存活下來時，禁止死亡。當兩項法則各執一詞時，所有人都需要各行其是。」

說完，男孩陷入了沉默，但老人依然在等待甚麼，於是男孩補充了一句：「阿胡選擇了生存，並吃掉了海龜。」

老人點了點頭。

「阿胡乘風破浪，在太陽的指引下一路航行。」男孩繼續說道，「有一天，他看到了前方的島嶼。他以為自己發現了世界邊緣的陸地，無比興奮。可當船靠岸時，阿胡卻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正等在岸上。三槳阿胡就這樣完成了一次環球旅行。人類終於得知世界是球形的。」

老人點了點頭，手指依然在撥弄串珠。漆黑的夜色中，男孩看不清他的動作，只聽見貝殼互相撞擊的聲響。

「你喜歡阿胡。」老人說。

「是的，老師。我想成為他的兒子。」

我覺得男孩出生得太晚了，否則阿胡一定會為這樣的兒子感到驕傲。不過這男孩正是他的後代，只是他不知道。

「你想聽甚麼？愛問問題的索維？」

男孩重振精神，他知道該問些甚麼，「給我講講星星吧，四重音阿拉圖。」

老人的手指撫過光滑的貝殼，把玩着裏面的串珠。他猶豫了，他不想作答。可老師有教學的義務，這也是法則。

「星星彷彿天空中燃燒的火花，也像海洋裏發光的浮游生物。」老人說，「曾幾何時，天空佈滿繁星。白天是看不見的，但到了晚上，人們便都從茅舍中走出來，仰望天空……想望多久就望多久。星星高懸在天空中，閃爍不停，但永遠不會熄滅。它們遙不可及，也沒有任何作用，但只是看着它們，卻能讓人那麼快樂。」

男孩認真聆聽，也許是在想像，如果自己生活在過去，一定每晚都出門看星星。

我歇了一會兒，也去看了看星星。對我而言，這既是消遣，也是工作。

星星很美，而且它們不會輕易消失。

星星的死亡是非常罕見的。

「……終有一日會出現新的天空和新的星星，」老人說，「會有新人們看着它們。但誰也不知道這一切甚麼時候會發生。」

老人錯了。我就知道。這一切會在九十三年兩個月又六天後發生。只是他們無從得知。

「人類應該記住星星，否則星星也會忘記人類。」老人總結，「你惦記着星星，這很好。」

男孩歎了口氣，「三槳阿胡見過星星，對嗎？」

老人沉默不語，他真的不想再說了，真的。

「有關阿胡最後一次壯舉的傳說是這樣記述的。」他還是開口說道。

「講講吧。」男孩懇求道。

老人開始講述。

這世上的一切都受我掌控，除了命運。但我能夠預知命運——幾乎如預知星辰運轉般準確。而現在我已知曉，男孩將先於老人死去。

我很難過。

「我望見天上有光，卻沒有找到星星——阿胡如是說。我已歷經人所能經歷的一切，但這還不夠——阿胡如是說。如果天上沒有星星，那我就去海底找它們——阿胡如是說。於是，他乘坐最小的舢板在夜裏出海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抱起一塊沉重的石頭，縱身入水。他不斷下潛，直抵海床。而在那裏，在海底，他看到了星星。它們如此的絢麗，以至於阿胡不願再返航。他留在了水底，眼睛一直注視着星星。」

如果阿胡沒回來，又是誰講述了關於星星的事呢？男孩沒有問。他知道，傳說的真相比生活的真相更為關鍵。他沉默地思索着。

「阿胡是一位傑出的游泳健將，」老人說，「他比你潛得更深，比任何人潛得都要深。不是每個留在深淵中的人都能看見星星。」

這話沒錯。

「四重音阿拉圖，」男孩說，「可你說過，海水每年都會變淺，島嶼會越來越大。現在從拉紐走到奧塔盧都不會把腳沾濕，我小時候可是得游泳才能過去。」

這也沒錯。

「海洋正在變淺，」老人靜靜地說，「但還是很深。可能再過一百年……」

他止住了話頭。他不願思考一百年後發生的事情。但他是對的。世界將在五十年後發生變化，渺小的島嶼和廣闊的大海將變成巨型陸地和小湖泊。

這是因為我對水的需求與日俱增。

「謝謝你，四重音阿拉圖。」男孩說。

他起身離開了。而老人徒勞地注視着黑暗，試圖看清愛問問題的索維去了哪裏，是村裏還是船上。

老人仰面朝天看向我，他似乎看到了。

我有些不適。

「保護他，全能之主，」老人喃喃絮語，「他才十五歲。他提問的時間太早了。保護他！我知道你能聽見。你對世間萬物都了如指掌。你能看到魚群在海淵裏游動，星星在天穹中奔行。當我請求時，你送來雨；當我請求時，你送來魚。而現在我請求的，是件最微不足道的事，全能之主！阻止那個孩子！用我的命換他的命！」

我羞愧難當。

「請保護他，」老人低吟道，「阻止他……」

我想對他說，保護和阻止不是一碼事，可我無法告訴他。我眼看着老人哭泣，看着男孩選了最破的那條船。老人不想讓他死，而男孩不想讓部落蒙受損失。

我喚來了雨。

世界中心正值白晝，人類口中的太陽潑灑着灼熱的光輝，雲層慢慢變厚。

我費了些周折，讓暴雨朝着島嶼傾盆而下，沖走了老人臉頰上的淚水。雨滴密集地擊打着翻倒的小船，男孩駐足抬頭，仰望天空。

雨水冰涼。

村民們已經醒來，紛紛祈求我的寬恕。而我置若罔聞。

男孩把船推進水中。船上放着一塊連着長繩子的石頭，當作是錨。繩子是用椰子殼纖維擰成的。男孩抱起錨掂量了一下，點點頭。石頭很沉。

我呼來了風。

阿胡出海時我沒這麼做。

他老了，只剩下一個念想，就是看星星。他見到了星星，但他的眼睛早已餓了魚。

男孩很固執。他划着槳，把船駛離岸邊。他靠近的那片海域沉眠着阿胡的骸骨——上面也纏着一根椰子繩。

我能為男孩做的事只剩一件了。

我要向他昭示星星。

我望向海底。玻璃陶瓷上幾乎沒有沙石，科里奧利力^①將它們吸附到了島嶼上。黑暗的海底如同天空——一片光潔、閃耀的黑色天空。

我下達了指令，飛船巨型圓柱形外殼上的伺服驅動器激活了。我本就需要測試這些機器，以確保在飛船抵達南河三^②的那天，為人類創造新的天空。

飽受隕石侵蝕的防護板開始移動了，但非常緩慢。而男孩正划着船與狂風搏鬥，我應該還來得及。

這是地球的第一艘殖民飛船、世代相傳的方舟。它已經在太空中航行了近四百年，未來的移民就將生活在這溫和的熱帶天堂裏。大多數人都對這樣的日子感到滿足——捕魚、狩獵、婚禮和慶祝活動。這

① 物理學術語，指當一個物體旋轉時，其周圍空氣或液體產生的向心力。

② 指小犬座 α 星。

是座安寧、溫柔的樂園。

但總有人想要見到星星。否則我也不會踏上這趟長達五千年的旅程。

男孩扔掉了槳。他坐下來，雙手扒着船舷，開始用力且快速地呼吸，讓肺部充滿空氣。

而水下深處，星星已開始閃耀。

我必須守護人類。這是我存在的意義。每一個生命都是無價的，每一個生命都是串聯星辰的絲線，是過去通向未來的道路。這便是法則。

但我不能對人類個體施以援手。凡事依靠善良全能的神，人就不再是人。這也是法則。

我只能向男孩昭示星星。

船已被水淹沒，水面上只剩下一個浮標，男孩用一把鋒利的刀從貝殼碎片上割下繩子，把繩子纏在自己手上。他突然抬起頭，瞥了我一眼。

然後石頭被扔向船外，而他也直直跳入水中。

我開始害怕了。

我的核心部件位於海平面上方十公里處的無重力區域內，沿着飛船中軸線排佈。我用它來思考。但同時，我也是這艘在星海中航行的飛船本身。在某個尺度上，我既是在海岸上哭泣的老人，是墜入海淵的男孩，也是在茅屋裏瑟瑟發抖的人們。

而我渴望拯救那個想要看見星星的人。

我可以做到。

可我仍然沒有為自己找到理由。

男孩周圍的水越來越冷了。宇宙正在透過船體吸收熱能，而我消

耗的能量僅能保證深處的水不結冰。男孩睜着眼睛，朝下方望去，如弦般緊繃的繩子將他吸向海底。

片刻之後，他就會看見星星了。

但他將不再有機會返航。

留給我救他的時間不多了。但我依然沒找到理由，沒有。在我的認知裏，個體的生命一文不值。它比不上一焦耳的能量，比不上助動裝置的一個循環，比不上熱核發動機爐膛中燃燒的一公斤水。

但我已經打破了規則，我打開了發動機的閘門。

這個男孩想要看星星。

他與那些塑造了我的軀體並教會我思考的人有同樣的渴望。

我吸收了縈繞在周圍的水蒸氣，把它們轉化成水，投入燃燒室，接着下達指令，反應堆達到運行功率。我觸摸主發動機，磁力裝甲覆上了鈦質噴口。

輔助系統發出犬吠般的尖嘯：「計劃外啟動……消耗運行資源……需要理由……需要理由……」

我變成了雷達，向它展示前方的小行星。一顆不可思議的、碩大無朋的小行星正穿越星際太空，直奔我而來。

輔助系統平靜下來。

我再次看向男孩。

他看見了星星。他懸在海底之上，透過玻璃陶瓷看見了星星，星辰璀璨。

我看向他的眼睛，在他的瞳孔中看見了星星的倒影。男孩的雙眼因為缺氧顯得有些渾濁，但他還活着。

星星那麼美，仿若人類。

男孩虛弱地擺着手臂，試圖掙脫繩結，而三槩阿胡當時並沒有這

麼做。阿胡太老了，他心中只剩一個念想。

而男孩想要見到星星，同時也想要活下去。

繩結紮得死死的。男孩拿出一把刀，割斷了繩子。他最後看了一眼星星，然後朝上方衝去。

水深四十七米。他沒法浮出水面了。

當兩條法則各執一詞——人人自行其是。

我點燃了等離子體。成噸的水化成氣體，從主發動機的噴口冒出來。

飛船震顫了一下。天旋地轉。

現在最重要的，是保證所有計算正確。

波浪沿着內表面，湧過瞬間露出底部的圓筒。我機動躲避一顆並不存在的小行星。現在有三件我需要保護的事物——

夢想見到星星、在浪濤中命懸一線的男孩。

即將化作山丘的島嶼。

當然，還有我自己。

減震器紛紛從海底伸出來。有些沒有運轉，沒有完全展開。需要維修了……以後再說吧。

海嘯舔舐着島嶼，吞沒了棕櫚樹林，沖向站在海邊的老人。

我很抱歉。但對此我無能為力。

老人看見一道波浪自黑暗中襲來，活躍的浮游生物閃閃發光，如同星星一般。

「感謝全能之主。」被巨型海浪覆蓋之前，老人沉吟道。

海洋帶走了他。

海嘯已經平息，但帶走了一名遇難者。

隨着最後一台發動機的開啟，我操控海浪從一側湧向另一側，然

後將耳聾目眩、頭昏腦漲、喝足了水的小傢伙推向岸邊，把他拋到了海灘上。

風暴停息了。

男孩躺在沙灘上，貪婪地呼吸着。

我看了看他眼中的星星，轉身離開。飛船繼續航行在虛空中。

群星璀璨，仿若人類。

《潛入群星》，2004 年首次發表於俄羅斯《環遊世界》雜誌。小說以方舟中的文明守護者為第一人稱視角，欣賞着那些嚮往星辰的寶貴生命。意境高古，充滿極致的浪漫主義。

本篇獲獎情況：

2003 年 提名「俄羅斯撕裂的熱水袋獎」最佳短篇小說

星星閃，星星亮

羅伯特·J.索耶 著 熊月劍 譯

「爸爸，那些是甚麼？」我年幼的兒子達爾特指着上方問道。此刻，我們飄浮着，遠離了那些古老的建築，差不多到達了我們社區的透明穹頂與戴森球表面的交界處。

四隻白色的母雞正從空中飛過，翅膀飛快地扇動着。「那些是雞，達爾特，就是——為我們產蛋的一種鳥。」

「我不是指那些雞。」達爾特說道。我的回答似乎暗示了他連雞都不認識，這很冒犯他。「我是說那些亮光，那些光點。」

我眯起眼看了看，說道：「我沒看見甚麼光點。在哪兒？」

「到處都是。」他說道。他的頭緩緩轉動，視線掃過了整個天空，「到處都是。」

「你能看見多少個光點？」

「幾百個，幾千個。」

我感覺到自己的後背輕輕地撞擊着地面，就用手掌把自己推開，再次飄浮起來。我一直在翻譯的古代文獻裏說，人類從來就不應該生活在如此低的重力環境中，但這就是我以及我無數代先人所生活的環

境。「達爾特，沒有任何光點啊。」

「有，有的，」他很堅持，「有成千上萬個，而且——看！——天空中有一條光帶。」

我看向他指的方向，「除了又有一隻雞飛過之外，我甚麼也沒看見。」

「這不可能，爸爸。」達爾特還在堅持，「你看！」

達爾特是個好孩子。他幾乎從沒對我撒過謊——我也不認為他會在這種事情上說謊。我轉過身，面向他懸浮着，然後伸出手。

「你能看清我的手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當然。」

「我伸出了幾根手指？」

他翻了個白眼，「哦，爸爸……」

「我伸出了幾根手指？」

「兩根。」

「我的手指上也有光點嗎？」

「你的手指上？」達爾特一臉疑惑。

我點點頭。

「當然沒有。」

「所以你在我的手指前面看不到光點。那我的臉上呢？」

「爸爸！」

「有嗎？」

「當然沒有。光點不在這裏。它們在天上！」

我安慰地拍了拍兒子的肩膀，「明天，我們去找塔德絲醫生看看你的眼睛。」

這座保護性穹頂——戴森球（這裏採用的是祖先為這座家園起的古老的名字，我們只能直接音譯，無法翻譯其含義）外表面上的透明氣泡不是我們的人建造的。穹頂在我們走出來時已經存在了。與之相連的是一個巨大的黑色金字塔型結構，看起來不像是戴森球外殼的一部分，而像是被固定在外殼上的。沒有人確切地知道金字塔是做甚麼用的，不過你可以從一條由穹頂延伸出來的通道進去。金字塔裏遍佈走廊和房間，還有很多用古代文字標示的控制按鈕。

透明穹頂比金字塔大得多——大得足以覆蓋祖先們在這裏建造的三十多座建築，以及我們用從戴森球內部運來的土壤所建成的同心圓農田。儘管如此，如果穹頂不是透明的，我在裏面仍可能會產生幽閉恐懼。而相對於浩瀚的戴森球，金字塔連粒芝麻都算不上。

我們很幸運，祖先們把所有建築都建在保護性穹頂之下。這些建築現在成了我們的家園和工作空間。在大多數情況下，我們只能去猜測這些建築的最初用途，而塔德絲醫生辦公室所在的建築以前很可能是一座倉庫。

睡醒之後，我帶達爾特去見塔德絲醫生。相對於視力表，他似乎對醫生的人體骨骼掛圖更感興趣，不過我們還是讓他在半空中轉了過來，面向視力表。

我在達爾特身邊自由地飄浮着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感覺很恐慌，因為手腕上沒有拴固定繩。一輩子的習慣很難打破，即使已經在戴森球的外面待了這麼久了。我從出生到中年，一直生活在球體內部。在那裏，如果東西不固定，就會飄起來。當然，你不可能一直往太陽飄去，最終會撞到維持大氣的玻璃頂上。但沒有人願意被困在那上面等待救援，那可太丟臉了。

不過在戴森球外部，在透明的保護性穹頂之下，東西是往下沉的。
我和達爾特最終會落到鋪着軟墊的地板上。

「你能認出最上面一行字母嗎？」塔德絲醫生指着視力表問道。她和我差不多年紀，淺藍色的眼睛，紅色的頭髮剛有些變白。

「當然。」達爾特回答，「E, B, D, SH, K. 」

塔德絲點點頭，「下一行呢？」

「H, F, R, SH, P, S. 」

「能讀出最後一行嗎？」

「A, D, T, N, T, S, G, H, F, R. 」

「第二個字母你確定嗎？」

「是 D，不是嗎？」達爾特說道。

如果說有哪個字母是我兒子肯定認識的，那一定是 D，因為這是他自己名字的第一個字母。但是視力表上並不是 D，而是 F。

塔德絲醫生在她的本子上記了一筆，然後問道：「那最後一個字母呢？」

「是 R。」

「你確定嗎？」

達爾特眯起眼睛，「那，如果不是 R，就是 SH，對嗎？」

「你覺得是哪個？」

「是 SH……或 R。」達爾特聳了聳肩，「字太小了，我不確定。」

我能看清那是 R。我很驚訝自己的視力比兒子還好。

「謝謝。」塔德絲說道。她看向我，「他有一點近視，沒甚麼好擔心的。」然後她轉向達爾特，「現在來說說你眼前的光點，現在能看到嗎？」

「不能。」達爾特說道。

「一個都沒有？」

「只有在黑暗處才能看見它們。」他說道。

塔德絲用手掌推了推軟墊牆，這足以讓她飄過房間，來到電燈開關前。祖先們做的開關是搖桿式的，而不是我們那種掀鈕式。她撥了下開關，軟墊屋頂邊緣的照明條暗了。「現在呢？」

達爾特疑惑地說道：「看不到。」

「讓你的眼睛適應一陣子。」她說道。

「等多久都不會有差別。」達爾特惱火地說，「因只能在外面看見那些光點。」

「外面？」塔德絲重複道。

「是的，」達爾特應道，「外面。在黑暗中。在天上。」

達爾特是我們這群人離開戴森球體內部之後出生的第一個孩子。我們的小鎮現在有二百四十個人，其中有十五個人是在戴森球外面出生的。達爾特平時的玩伴叫蘇托，她是住在我們隔壁的那對夫婦的女兒。我們住的這棟樓顯然是祖先設計的生活區。

所有的成年人都會花一半時間在自己的專業領域。對我而言，就是翻譯存儲在這棟樓和金字塔內計算機裏的古代文獻；另外一半時間則是從事維持這個新生社會所需的一些雜務。下班後，我帶着達爾特和蘇托去飄遊。我們飄離古代建築的燈光，穿過農田，向着通往金字塔的通道飄去。

當然，我知道下方這顆球體表面是彎曲的。在戴森球外面，它是向上凸起的。但是由於整個球體足夠大，所以看起來還是平的。不過，仍然可以辨認出一些凹陷的地方，那是球體外殼另一側的山丘以及儲藏着水源的高原。儘管我們身處邊界——來到了球體外面！——我們

與下面的世界卻只有一個身長的距离；這也正是球體外殼的厚度。但是通往內部的雙向入口已經封死了；在我們選擇離開後，裏面的人把它焊死了。他們不想與我們有任何關係，還把我們對外部宇宙的探索稱為對古人智慧的褻瀆。

當我們在黑暗中飄浮時，達爾特又抬頭看了看，說道：「快看！光點！」

蘇托也往上看。我本以為她會滿臉疑惑，對達爾特的話感到莫名其妙。然而，我在黑暗中卻近乎可以看到，她露出了驚歎的微笑。

「你——你也能看見那些光點？」我問蘇托。

「當然。」

我很震驚，「它們有多大？」

「很小。就這麼大。」她伸出手，用拇指和食指比畫了一下，我幾乎看不出她的手指之間有任何空隙。

「它們的排列有規律嗎？」

蘇托像是沒聽懂，她的詞彙量還沒有達爾特那麼大。她看着我，我試着換了一種問法：「它們排列成了某種形狀嗎？」

「也許吧。」蘇托說道，「有一些更亮。那裏的三顆排成了一條直線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「達爾特，遮住你的眼睛。」

他用手把眼睛遮得嚴嚴實實。

「蘇托，指出天空中最亮的光點。」

「太多了。」她說道。

「好吧，好吧。指出這片天空中最亮的一個。」

她毫不遲疑地說：「那一個。」

「好的，」我說道，「現在請放下你的手。」

她收回手臂。

「達爾特，把你的手張開。」

他照做了。

「達爾特，現在你來指出這一片天空中最亮的一個光點。」

他抬起手，似乎在兩個選擇中猶豫不決。

「不是那個，笨蛋。」蘇托的聲音響起，她指了指，「這一個更亮。」

「啊，是的，」達爾特說道，「應該是這個。」他也指向了同一個光點。我甚麼也沒看見，但是在一片黑暗中，如果我沿着兩個孩子伸出的手指各畫一條線，它們將會在無窮遠處會合。

塔德絲醫生是我們的老朋友，由於蘇托和達爾特都能看見光點，所以我決定找她一起吃午飯聊聊。我們在球體外面種植了小麥、玉米和其他作物，還養了雞和豬。如果你想孵小雞，就必須給母雞搭一個低矮的頂棚，好讓它們能夠待在雞窩裏，而不會動輒就飛起來——雞似乎真的很喜歡飛行。我和塔德絲都知道，如果我們待在球體內部，會吃到更美味的食物，但是古代的文獻說，儘管球體內部十分巨大，但宇宙還要廣袤得多。

大多數留在戴森球內部的人並不關心這些事情。他們知道球體的內表面可以容納超過一百億的人類——比目前的人口多得多——而且祖先把我們與宇宙的其餘部分隔絕開來是有原因的。但是，我們中的一些人依然決定去探索外部世界，在這個世界唯一的真正邊界上建立一個新的定居點。我對內部世界沒有太多留戀，但我確實很懷念那裏的食物。

「好吧，羅達爾。」塔德絲醫生拿着塊三角形的三明治，比畫着手勢，「我覺得事情是這樣的——」她做了一個深呼吸，似乎在說出自己

的想法之前，還要深思熟慮一番，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的祖先圍繞着太陽建造了一個雙層的殼體。外層是不透明的，而與之相距五十個身長的內殼則是透明的。兩層外殼之間的區域就是棲息地，所有仍然生活在球體內部的人都居住在這裏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輕輕地踢了一下地面，讓自己飄浮起來。我們離開餐廳，向室外飄去。

「當然，」她接着說道，「幾代人之前發生過一場戰爭，人類被打回了原始狀態。我們已經花了很長時間來重建文明，但是仍然遠遠不如祖先們建造的世界先進。」

這當然是事實。「所以呢？」

「所以，你前陣子翻譯的那個故事進行得怎麼樣了？就是推測我們來自哪裏的那個故事。」

我在古代計算機裏找到了一個故事，說是在我們定居戴森球內部之前，祖先曾經在一個小而堅硬的岩質星球表面定居。「但那很可能只是一個神話。」我說道，「我是說，這樣的星球可能會小得不可思議。在神話裏，曾經的家園直徑是六百萬個身長。科博斯特——我們社區的一位物理學家——計算過了，如果它是由神話中描述的元素構成的，即使這顆星球很小，也會有巨大的引力作用：五個身長每平方心跳。那是我們這裏的引力的一萬倍以上。」

當然，一個空心球體內部的任何一點上引力都是零。當我們生活在球體內部，唯一的引力來自太陽，那股力輕輕把物體向上拉。而在這裏，也就是球體的外面，引力作用是向下的，向着球體表面——向着位於球體中心的太陽。

我接着說道：「雖然科博斯特認為人類或許可以把肌肉鍛煉得足夠強壯，來對抗這麼巨大的引力，但他的研究表明，神話中描述的星球不

可能是我們的『家園』。」

「為甚麼不可能？」塔德絲問道。

「因為雞。某些古代文獻表明，從我們祖先建設戴森球之前到現在，雞基本上是有變化的。但是如果在五個身長每平方心跳的重力加速度下，牠們的翅膀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飛起來。所以神話中那顆星球不可能是我們祖先的家園。」

「好吧，我同意雞的問題令人費解。」塔德絲說道，「但是無論我們的祖先來自哪裏，你都得承認那肯定不是另外一顆戴森球。戴森球的內部會形成一種非常特殊的天空。還記得我們住在那裏的時候是甚麼樣的嗎？無論甚麼時候抬頭，都會看見——當然，會看見太陽，如果向正上方看的話；但是在其他任何方向，你看見的都會是球體內部的其他部分。某些部分離得很遠很遠——球體的遠端有一千五百億個身長那麼遠，對吧？但是不管怎麼樣，無論你往哪裏看，看到的不是太陽，就是球體內表面。」

「所以呢？」

「所以，球體的表面是反光的——即使是暗淡的，被草覆蓋的部分也會反射回大量光線。事實上，平均來說，球體表面反射回來的光線，約佔它從太陽接收到的光線的三分之一，這使得整個天空都非常明亮。」

球體內的人在飄浮時確實更喜歡面向地面，而不是天空。我點頭讓她繼續說下去。

「嗯，我們的眼睛在這裏並沒有進化。」塔德絲繼續說道，「如果我們真的來自那顆岩質星球，那麼太陽應該是在一片空曠的、不反光的天空中。太陽在戴森球內部肯定會比在原來的家園中亮得多。」

「肯定是我們的眼睛已經適應了這裏更亮的光線。」